

推開鏤空鐵門，順著鵝卵石鋪成的小路往屋子走，院裡雜草叢生，多年沒人照顧，可憐的花在雜草叢中力爭上游、爭取出頭機會，池塘髒透了，蓮花的花葉變成腐泥，覆在池塘裡，只有那棵椿樹長得郁郁青青，不在乎有沒有人管理。

走到大門前，亦青再度深吸氣，才將鑰匙插進去、轉動，喀地，門打開。

腐霉味迎面而來，屋裡傢俱上覆蓋著白布，上頭佈滿灰塵。

閉眼，數息後再睜開眼睛，她快步走到窗戶前，使勁拉開窗簾、推開窗戶，陽光透進來，帶走滿屋鬱沉。

地板上的血漬早已擦洗乾淨。

是她擦的，當年她卯足力氣擦洗，好像夠用力就能抹除父母雙亡這件事。

從不做家事的她，第一次做家事就上手，她擦完客廳洗廚房，然後二樓、三樓……房裡每個角落都洗得乾乾淨淨，院子裡連一棵雜草都拔到不剩，她終於除去所有的髒汙，卻除不去事實。

走進廚房，打開每扇窗之後也打開通往後院的小門。再深吸一口氣，從一樓爬到三樓，她把每個房間的每個窗戶都打開，再將所有覆蓋在傢俱上的白布通通拉下來。

如果做家事是小公主蛻變成凡人的分水嶺，那麼她在父母親過世那天，從城堡貶入民間。

幸好水電瓦斯都從存摺簿裡扣款，因此這房子還沒有被斷水斷電。

她找出拖把抹布，先把客廳打掃一遍，她做事很仔細，不做則已，一做就做得很徹底，每個小角落都不放過，更別說樓梯下面的小密室。

那空間是用來作為儲藏室的，但亦青鬧著要一間卡通裡的樹屋。

家裡沒有一棵參天大樹能蓋樹屋，爸爸靈機一動，把小密室留給她。

扭開黃黃的小燈炮，這裡很像哈利波特的房間，牆壁上貼滿畫報，那是她最崇拜的跆拳道高手朱木炎。

有一大部分是裴青、邵青搜羅來的，裡面除了幾個塑膠收納櫃、一張雙人床墊、海報和照片之外，什麼都沒有。

但他們超喜歡這裡，經常窩在一塊兒，頭挨頭、肩並肩，說說笑笑、打打鬧鬧，這裡是他們的祕密基地。

亦青把密室徹底擦洗過後，再看幾眼年輕帥氣的朱木炎，才熄燈退出來。

天黑透了，她將拆下來的窗簾塞進洗衣機裡，很慶幸洗衣機還能用，冰箱插上電後還能冰東西，只有電視壽終正寢。

忙了整整一天，她只整理出客廳和密室，因此晚上只能睡沙發。

她找出錢包，去一趟雜貨店。不能買泡麵，因為家裡沒瓦斯，只能買麵包、乾糧、冰棒和礦泉水。

買完東西，在路燈的照映下，她慢慢走回家，再次經過十七號、三十一號，十七號的人家還沒回來，黑漆漆的，陳舊的屋子看起有些蕭瑟。

三十一號有人住，小孩的哭鬧聲、大人的哄慰聲，現在的三十一號屋，比邵爸、邵青住的時候更熱鬧。

終於回到家，擅長廚藝、園藝的媽媽不在，她卻聞到飯菜香……隔壁傳來的。以前……很久很久以前，邵家很冷清，邵媽無法忍受吵鬧，每次到邵青家他們都要踮起腳尖，把手指放在嘴唇，互相提醒，保持安靜。

邵媽不做飯，邵家頓頓吃便當，廚房裡從未飄散過飯菜香。

孟爺爺、孟奶奶年紀大，吃飯很簡單，常常一鍋稀飯、一點醬菜就能對付過去，因此個頭比別人高的裴青瘦得像根竹竿。

他們家最幸福，媽媽比五星級廚師更五星，給她和爸爸準備的便當，不光好吃還好看，媽還常做滷味、甜點，讓他們父女帶到警局學校分享。

這可以解釋，為什麼「暴力小青」在班上還能擁有好人緣。

拿出電腦、連上手機的網路分享，點開 Youtube，她從裡面找出幾段搞笑影片，一口麵包、一口冰牛奶，再加上一整盒的冰棒，在寒冷的十二月底，她感覺有些淒涼。

突地，一陣窸窣聲響起，像有人在耳語，也像……人走動的聲音？

亦青按下靜音鍵，側耳傾聽，細細辨聞，聲音好像來自樓上？有人闖入？

放下手機麵包，亦青先進廚房翻出擀麵棍，牢牢握在手上，她順著樓梯慢慢往上爬，先往爸媽房間走去。

打開門，啪地打開電燈，目光在屋裡搜尋一圈，沒人！

她走到衣櫃前，下一瞬，迅速打開衣櫃木門……也沒有。

但那陣細碎聲音又在耳邊出現，亦青猛地轉身，看準方向朝自己房間走去，越靠近聲音越清晰，像……小孩的交談聲？

怎麼可能？她站在屋前，耳朵貼在木門上，她聽見很清晰地一聲嬌喚——

「哥……」

倏地，某隻無形巨掌狠狠掐住她的心臟，帶著酸意的疼痛感讓亦青無法動彈，她無法移動腳步、無法打開房門……

因為對於聲音的記憶，讓她清楚，那是她喊裴青、她有求於人的撒嬌聲。

下一刻，她又聽見——

「不行。」

那是裴青斷然拒絕的聲音。

頓時，鼻子酸澀、眼睛模糊，想哭的慾望在胸口翻湧，耳朵緊貼在門板上，她不想打開門、不想打破這一切，就算只是幻想也好，因為……貪戀……

貪戀小女孩對哥的撒嬌耍賴，貪戀男孩嘴巴拒絕，卻總是順從她的心……

她認真竊聽，試著聽出劇情，可惜接下來的部分，她再努力都辨認不出，她只聽見他們持續低聲交談，有時一陣笑聲、一陣耍賴嬌嗔。

邵青常批評她，「妳只有在哥面前，才像個女生。」

對啊，所以哥走了，她還淑女給誰看？

忍不住眼淚翻飛，她急急抹去，試著假裝它並不存在，但手肘卻在不經意間撞上門板，屋裡的孩子像被嚇到似的立刻停止交談。

等不到聲音，她推門而入，打開電燈。

沒有男孩女孩，屋裡只有熟悉的床、熟悉的衣櫃，安靜地等待它們的主人。
失望、哀傷，她靜靜環視一周，才關掉電燈往樓下走。
帶著兩分沮喪、兩分惆悵，她垂眉下樓，但剛走到樓梯中間，她清楚聽見大門被打開的聲音。
這次……依舊是幻聽？還是真的有人闖進來？
亦青加快腳步往下，當她到達到最後一階時，看見……看見站在門邊的高大身影……
酸澀來得又急又狂，好不容易被推翻掉的眼淚又重新存在。它壞！連聲招呼都不打，就自顧自滾下來，她哭了……
亦青哭得無比淒慘、無比委屈也無比豪邁，震天的哭聲，震動樓上樓下……
媽媽說：「河東獅吼就是長這樣，完了，我家小青會長成河東獅。」
爸爸說：「河東獅很好，長大才不會被渣男欺負。」
邵青說：「有的女人用吼叫讓男人害怕，而她用哭聲讓男人害怕。」
大家都怕她的哭聲，所以哄她經驗豐富。
而裴青半句話都不說，只會把她拉進懷裡，拍著她的背，一下一下又一下，直到她哭累了才問：「要不要說說看，妳為什麼哭？」
到最後好像她哭那麼一大場全是白費，反正他總會滿足她所有想要。
但是現在，不管是不是白費，她都要哭，她要藉著震撼天地的哭聲讓他明白，她有多生氣、多憤怒、多……可憐……
十二年啊，她整整等過十二年，他怎麼可以……這麼慢才出現？
裴青一步步朝她走來，臉上的笑容和過去一樣既寵溺又無奈，他伸開雙手，輕輕說一聲，「愛哭鬼。」
亦青沒打算辯解自己是不是愛哭鬼，她衝上前，奮力一跳，直接跳到他身上，兩手緊緊圈住他的脖子，兩條腿用力勾住他的腰，她把頭埋進他頸窩間放聲大哭。這算是……熱烈歡迎？
「下來。」他拍拍她的背說。
「我不要！不要不要不要……」她大喊不要，喊一次，手臂收緊兩分，一路喊一路收，她再喊下去，肯定會出人命。
「妳下來，我們好好說話。」裴青安撫。
「就這樣說。」
身體貼著、臉也要貼著，然後她的眼淚順著他的臉頰滑下，滑得他心澀……就這麼想他嗎？這麼的用力想？
「妳要耍賴到底？」他無奈問。
「不對，是要把哥欠我的抱抱補齊。」
欠？對啊，他是欠她……欠了很多、太多……
裴青把她抱到沙發邊坐下，她坐在他腿上，頭埋著繼續號啕大哭中，她哭得盡情盡興，她要把滿腹委屈全部哭乾淨。
他沒有阻止她，也無法阻止，因為知道她憋了多久，憋得多委屈，知道她的傷心

被勾起，知道那年……他應該待在她身邊……

是他辜負她的信任，她有權利哭，他有義務安撫，所以他輕聲哄著，像過去那樣，溫柔地、和緩地、不停地輕拍她的背。

她都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，但確定是哭到沒力氣耍賴才停下來。

「不哭了？」他笑問。

「不哭了。」她點頭回答，聲音有些沙啞。

「可以說話了？好。」他拿起桌上啃沒幾口的麵包和礦泉水，問：「晚餐就吃這些？」

「沒瓦斯，不然我會買泡麵。」

「泡麵也不健康。」

「我很少吃，邵爸每天做菜，我的馬甲線都快變成肥肚臍。」她把T恤往上拉，露出精瘦的腰，脂肪量很少，可見得經常運動。

「還能再多吃一點。」

「聽你的。」她低頭，就著他的手咬一大口麵包，整個人貼到他身上。

多年不見，她以為再見面會很尷尬，會不知道如何相處，而他以為她會有數不清的抱怨。

但是，沒有，好像從見面那刻起，十二年的時間空間、十二年的隔閡陌生瞬間消失，好像他們最後一次見面在昨天，也好像早上他們還跟對方說過早安、說過晚上見。

心貼合的速度太快，但他們都不需要適應。

她繼續賴著靠著、貼在他身上，繼續往他手裡啃麵包，然後……一段空白，一塊靜默，只有她嚼食物的聲音持續著。

她以為眼淚已經流夠，沒想到眼淚掉在麵包上，紅豆麵包變鹹了。

看她這樣，他嘆氣說：「對不起。」

她搖頭回答，「我沒事。」

但第二輪的眼淚持續往下掉，不帶哭聲的眼淚更讓人心疼。

「別傷心，我回來了，一切都將不同。」他安撫著她的眼淚。

她點頭，再點頭，知道的，他在，一切都會不同，但心還是很酸……

這種時候，他只能轉移話題。「我不在的時候，妳好嗎？」

她點點頭。「二哥很照顧我，你的要求他全都做到。」

「所以妳乖乖的，沒吃冰了？」他看著桌上的冰棒包裝揶揄。

她怒了，鼓起腮幫子、扭起腰。「我吃！生氣的吃、報復性的吃，你都不在了，我為什麼要聽話？」

「生氣我卻欺負自己的身體？這種報復很差勁。」

「很差勁嗎？那你就留在我身邊，阻止我一天比一天更差勁。」

「妳不講道理。」

「我又不是今天才不講道理的。」

「我有一點點明白了。」

「明白什麼？」

「明白溫柔的路媽，為什麼會被妳氣到拿擀麵棍打人。」

提到媽媽，亦青的囂張瞬間失蹤，垂下眉睫，她低聲道：「我希望能再被媽媽的擀麵棍打幾下。」

孟裴青搖頭嘆道：「就算我們不在，妳也要好好照顧自己。」

「不要，照顧我是哥的責任，沒有人能越俎代庖。」

「非要賴我？」他失笑，沒見過耍賴得這麼理直氣壯的。

「對，非要賴，不管你到哪裡都躲不開，我要賴定你一輩子，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。」她像宣示般說得咬牙切齒。

他滿是溺愛地望著她，也笑，也點頭搖頭，環住她的腰，任由她賴著。

「哥還要回大陸嗎？」

「不回了。」

聞言，眼睛倏地綻放光芒，她抬起頭，問得小心，「所以……哥要留下來？」

見她謹慎，裴青失笑。「對，要留下。」

「太好了，萬歲！」亦青高舉雙手，跳下他的腿，繞著沙發跑一圈，但這樣還不夠表達自己的快樂，於是她又衝進廚房，再跑一大圈。

看她這麼快樂，以至於……他也跟著快樂了。

「有這麼高興？」他把她拉回沙發，環住她的肩膀，繼續償還欠她的擁抱。

「有，太高興了，Yes！」激動過後她滿足地靠進他胸口。「繼母對你好嗎？」

搖頭，他回答，「她精明能幹，她認定我的存在是她和兒子的最大危機，因此想盡辦法箝制我。」

這樣的箝制是他們失去聯繫的主因？「什麼危機？她怕哥搶走孟叔，還是怕哥分走家產？」

「應該都怕吧。」他苦笑。

「所以哥過得很辛苦？」

「我不怕辛苦，但你們不在，寂寞更讓人害怕。」他深吸氣，說：「聊聊妳吧，這些年在邵家過得怎樣？」

「邵爸、二哥對我很好，高中畢業後我考上警大，念完大學，邵爸動用關係，把我拉到他們警局上班，目前我正在努力，準備考刑警。」

裴青看出她在避重就輕。「邵媽對妳好嗎？」

問題出爐，出現一陣突兀的沉默。

邵媽啊……她忘不掉那雙帶著憎惡與仇恨的眼睛，那些冷言冷語、惡毒批判，以及刨人心的詛咒言語。

輕笑，她雲淡風輕帶過。「我學會識時務者為俊傑，學會對現實低頭，我想，這應該是每個人成長的第一步。」

當她剝除小公主的外衣，成為寄人籬下的孤女，本就不該對寄養家庭有太多的期待與要求。

在她還不懂得逆來順受道理時，她已經開始逆來順受。

長大之後她才明白，人們可以驕傲，是因為環境給了他們驕傲的資本。
抬眉，她看見他眼底的心疼，亦青呵呵笑。「沒事，邵媽本來就不喜歡我，她從來沒掩飾過呀，放心放心，我早就免疫。」

「邵媽誰都不喜歡，誰靠近她都有壓力。」

「對，邵爸說，邵媽長期生病，壓力大、精神抑鬱，叫我別理她，所以我把她當成火山帶，方圓五百公里處不能靠近，不過……哥，我跟你說哦，有一次我半夜醒來，發現邵媽竟然坐在我床邊，慘白月光照在她面無表情的臉上……嚇死了，超像恐怖片的。」她用開玩笑的口吻，說著讓自己害怕的陳年往事。

「她有沒有對妳做什麼？」他皺起眉心。

「沒啦，我猜邵媽是在夢遊，我有點後悔，第一次碰到夢遊症病人，怎沒試著跟她對話？太可惜了，竟然放棄這個大好機會，要不我肯定能套出她為什麼討厭我？是不是嫉妒我的美貌？」

他明白，她的玩笑口吻只是為了不教他擔心。「邵媽經常那樣？」

「哪可能？我又不是傻瓜，萬一她夢遊，把我的頭當成西瓜，拿刀子剖了怎麼辦？從那晚之後，我就鎖門睡覺。」

只不過三天後，當她放學回家，發現門鎖被破壞。她不敢跟邵爸說，怕引發夫妻戰爭，只好每天睡覺前把書桌搬到門前頂住，她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失眠的，直到考取警大，搬出家裡，失眠症不藥而癒。

他揉揉她的頭，問：「為什麼不告訴二青？」

「那是他媽啊，我不想讓二哥為難。」穿入籬下已是打擾，怎能弄得人家宅不寧？裴青問：「邵媽現在還好嗎？」

「我大一暑假那年，邵媽過世了。」

她以為邵爸和二哥會很難過，沒想到他們鬆了一口氣。

亦青不太能夠理解這種親人關係，但自己活得痛苦，也不讓親人快樂的邵媽，確實是邵爸跟二哥的沉重負擔。

小時候每次去二哥家，他們都很緊張，深怕惹得邵媽發飆，因此他們多數時間泡在路家，路媽喜歡孩子的喧鬧聲，路爸高興女兒有人作伴，青梅竹馬三隻青，在路家揮霍了他們的童年。

「想起來，我們超大膽的，那麼怕邵媽發飆，我們還是老把二哥房間外的面牆畫得亂七八糟。」亦青笑道。

初生之犢吧，還不懂得恐懼是什麼。「沒有亂七八糟哦，我覺得畫得很不錯。」

「那時，我以為自己會變成幾米第二。」亦青笑彎眉毛，合起雙掌。「真是懷念啊，哥，我好想回到過去，再當一次小孩，再當爸媽寵愛的小公主。」

「這麼想回去嗎？」

「對啊。」

抱住他的手臂、靠在他身上，亦青微眯眼，回想起那年的風，熱熱的、暖暖的，吹在身上能把人吹出滿身大汗，但是他們的笑容，和太陽一樣燦爛。

2000年9月5日

亦青不知道自己怎麼睡著的，怎會睡回自己的床上，二樓還沒有打掃乾淨啊？是哥抱她上來的嗎？

哈哈，那哥的腰……還好吧？這些年，她長大不少，待會兒要記得出門，給他買「金門正宗一條根」。

天亮了，她抱著棉被，看著擺在窗戶上的小小仙人掌，輕輕笑開，別人有綠手指，她有黃手指，什麼植物給她，她都會在最短的時間把植物養死。

屋外，小鳥的叫聲嘰嘰喳喳很熱鬧，亦青彎了嘴角，滿足地伸了個大懶腰……等等！為什麼會有仙人掌，它早就死透啦？

心下一悚，亦青嚇得從床上彈起來，不會吧……她的大長腿縮短了？她的手……怎麼回事？

猛地到處張望，她的床變得好大，大到在上面滾三圈也摔不了？

深吸氣、深吐氣，她試著用拉梅滋呼吸法來穩定自己的情緒，直到感覺胸口的衝擊沒有那麼大之後，視線緩緩掃過，牆面上掛著她的裸照——六個月時拍的——書桌上散著童書和彩色筆，衣架上的衣服是她痛恨的粉紅色，而那串……玻璃小魚風鈴還沒摔壞？

怎、怎、怎會這、這樣？

她一蹦跳下床，沒想短短的距離，她竟然摔倒？

她怎麼會變得這麼矮？死定了，現在是什麼狀況？一夜變侏儒？某種超級病毒席捲全世界？

顧不得膝蓋疼痛，她飛快站起來，跑到穿衣鏡前，當她看見鏡中的自己……心跳突破一百八十大關。

圓圓的臉、大大的眼睛，及腰的長髮亂七八糟的散在身旁，這是……六歲的她？所以她回來了？回來重新經歷一次童年，重新當回爸媽的小公主？

她呆呆地看著鏡子，亂紛紛的思緒在腦袋裡面衝撞，身體麻麻的，有強烈的不真實感。

門被推開，還沒刷牙洗臉刮鬍子、頭髮亂蓬蓬的爸爸赤著腳走進來，看見在鏡子前發傻的女兒，一把將她抱起來，用滿是鬍渣的臉蹭著她，有一點刺、一點癢和很多點……久違的甜蜜感。

她真的回到過去？回到爸爸沒死、媽媽沒死的童年？

亦青激動地抱緊爸爸，興奮讓她顫抖不止。

路崇光一愣，小青怎麼了？生病嗎？微微推開女兒，他發現女兒雙眼泛紅，怎麼了？

女兒討厭他用鬍子蹭她，每次都要推著躲著、不讓自己靠近，可他非要鬧，非要弄得她哇哇大叫，直到兩人笑鬧成一團才甘心，她這是……生氣啦？

「爸爸不玩了，小青別哭哦。」路崇光連忙安慰女兒。

亦青太激動，激動到無法解釋自己的眼淚，只能捧住爸爸的大臉，一下接著一下不斷親吻。

她再也不介意鬍子扎人，不介意沒刷牙的臭嘴醜人，只要爸爸好好的，她願意讓爸爸的鬍渣從早蹭到晚。

路崇光皺起濃眉，女兒太失常。「小青怎麼了？快告訴爸爸。」

她用手背抹掉眼淚，哽咽說：「我作惡夢。」

「作什麼惡夢？」

「夢見爸爸媽媽都不要我，把我丟掉。」

路崇光鬆口氣，笑說：「夢和現實都是相反的，這個夢是在告訴小青，爸爸媽媽有多疼妳，多需要妳。」

爸爸的解釋讓她破涕為笑，對啊，她怎會不知道爸媽有多疼愛她。

路崇光用力摟了摟女兒，說：「快刷牙洗臉換衣服，今天第一天上小學，爸爸媽媽送妳去學校。」

「好。」她笑著用力點頭，拉起爸爸的手，父女一起進浴室。

「上小學要懂事了，不可以和人打架。」爸爸滿嘴泡泡，還不忘記叮嚀。

亦青很想笑，這句話每年都要聽一遍。

上二年級要懂事了，不可以和人打架。上國中要懂事了，不可以和人打架……

她總是點頭應好，卻也老是一個轉身就忘光光，有一次她被打得太狠，全身上下好幾塊瘀青，爸火氣蹭地上來，直接送她去學跆拳道。

爸爸對要求她不打架這件事徹底放棄，只能改弦易轍，讓她的戰鬥力增強，當她強大到別人不敢輕易靠近時，打架事件自然會減少。

刷牙洗臉完，爸爸拿起梳子，幫她把頭髮編成兩根長辮子。

手指滑著窗前的小魚風鈴，聽著它清脆聲響，亦青微眯雙眼，享受爸爸手中的梳子滑過頭皮的感覺。

爸爸長相粗魯，但性格行為溫柔得像個小媳婦。

「小青，妳要學裴青，好好念書，爭取考第一名。」他探頭看看外面，確定沒有人後，彎下腰在女兒耳邊低聲說：「如果妳考第一名，爸給妳買捷安特。」

亦青想笑了，這比叫她不打架更難。

但她也清楚，爸開這個條件有多為難，媽媽堅持不可以賄賂孩子、不可以跟孩子交換條件，讓爸爸對媽媽的指令陽奉陰違，那是在擰老爸的心啊。

「好。」她乖乖回答。

「如果在學校發生什麼事，就去找裴青，要是他沒辦法解決，爸爸在妳書包裡放了電話卡和銅板，妳直接打電話到警察局給爸爸，不要打給媽媽，媽媽會擔心，知不知道？」

「知道。」她笑問：「那爸爸可不可以開警車來學校？知道我爸是警察，就沒有人敢惹我。」

至少班上的「周處三害」就不會成天到晚沒事拉她辮子，惹得她拳頭髮癢，唉……難道是她喜歡打人嗎？不是的嘛，是有人天生欠打！

「這麼小就狐假虎威？」

「才不是咧，我是覺得有個警察老爸，很帥、很驕傲。」

「帥嗎？驕傲嗎？真的厚。」爸爸對著鏡子擺出一個帥帥 Poss。

「真的真的，長大以後我也要當警察。」

爸爸連忙摀住她的嘴巴，壓低聲音說：「以後不要說這種話，媽媽會不高興，妳是小淑女，以後要當老師、當明星、當畫家……當什麼都好，就是別當警察。」
是啊，媽媽會不高興，但最後她還是當了警察。

她甜甜一笑，沒回答。

爸爸掐住她肉肉的臉頰往外拉。「笑成這樣，肯定憋著壞，警告妳哦，不許對妳媽陽奉陰違，知道不？」

亦青又笑了，笑得更甜、眉頭更彎，憋住更多的壞。

亦青不好意思讓爸爸幫她換衣服，實在是……她二十六歲了呀。

鎖上房門，三兩下換好衣服，再開門時，迎上爸爸驚訝目光。

「我們家小青會自己穿衣服了？」路崇光不敢相信地把女兒翻兩圈，好厲害欸，一夜之間長大了？

「我是小學生了，已經長大。」

「對對對，我們小青長大了。」路崇光接連點頭後，問：「是裴青教妳的？」

「對啊，哥哥自己換衣服、自己洗衣服，我也可以……」

「不必不必，洗衣服的事留給媽媽做，不然媽媽會很無聊。」路崇光一把抱起女兒下樓。

裴青一大早就過來，他正在幫路媽擺碗筷。

看見八歲的裴青，亦青又傻一次。原來他也有這麼可愛的時候？小正太啊，難怪喜歡他的女生那麼多。

裴青被她盯得頭皮發麻、臉皮發熱，轉開視線說：「我有給妳帶禮物。」

禮物？是荳荳！她記起來了。

荳荳是隻小狗，哥在路上撿的，毛色灰灰白白，很像被踩死的豆豆，所以她給它取名荳荳。

「裴青對小青真好，還給她帶禮物。」爸爸讚許地拍拍他的肩膀，非常滿意。

「小青說上小學很厲害，需要送禮物。」裴青朝她眨眨眼。

「我就知道。」媽媽從廚房裡端荷包蛋出來，順勢彈一下她的額頭。「居然好意思跟裴青要禮物，妳的臉皮有多厚？」

哥出賣她？亦青不記得哥做過這種事呀，他明明只會在爸媽面前替她遮掩，只會跟在她屁股後面收拾，她之所以變成校園小霸王，哥要佔一大半的功勞。

他吃錯藥了？亦青懷疑地看他。

裴青一笑，不接她的目光，走進廚房端菜。

怪！亦青去客廳看荳荳，和前世一樣，小小的荳荳被裝在小小的紙盒裡，裴青在裡面塞很多衛生紙，荳荳被衛生紙堆淹沒。

她剛要摸，就被爸爸拉開，「先去吃飯，爸爸幫妳把小狗洗乾淨，回家再玩。」

很熟悉的話，這麼熟悉的話，讓她有掉淚的衝動。

「好。」她沒堅持、沒耍賴，乖乖坐到飯桌前。

裴青夾一顆荷包蛋放進她碗裡，蛋的底部煎得焦脆，蛋黃卻沒全熟，上面澆著一點點甜甜鹹鹹、媽媽特製的醬油膏，一口咬下去……感動。

見她吃得開心，爸爸把自己的蛋夾進她碗裡。「喜歡就多吃點。」

「一天一個蛋就夠了，小孩子不能吃那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爸爸乾笑兩聲，立刻把蛋夾回去，說：「聽媽媽的，媽媽說的對，多吃青菜才健康。」

媽連眉頭都還來不及皺呢，爸爸立刻轉換陣地、改變立場，唯妻命是從，夾兩筷子青菜，取代她熱愛的荷包蛋。

亦青失笑，她印象深刻，為了這顆來不及入口的煎蛋，她放聲大哭，新生入學第一天，她帶著泡泡眼踏上小學生旅程。

低下頭，她乖乖扒稀飯，乖乖大口吃菜，乖到一點都不像霸王路小青。

她的合作讓媽媽溫柔地把她的瀏海抓齊，說：「不挑食了？我們家小青長大啦。」

亦青用力點頭，笑得好像嘴巴裡含的是糖不是菜。

挑食是有父母疼愛的孩子才能被容許的行為，寄人籬下的她，早就遺忘這種特殊權利。

裴青惡意地往她碗裡夾一筷子紅蘿蔔。

她確實憎惡紅蘿蔔，但十四歲那年、迅速長大的她，明白有紅蘿蔔吃，應該感激感恩，而不是痛恨。

不抗議、不憤怒，她理所當然地把紅蘿蔔絲扒進嘴裡。

看著她一點點帥氣、一點點驕傲的表情，裴青皺起眉頭，變得那麼乖……是吃多少苦頭換來的？

手牽手、上學去，爸媽送他們到校門口後，裴青領著亦青進教室。

在經過長廊時，一路保持沉默的裴青突然停下腳步。「等一下我幫妳把辮子盤上去，免得壞小孩拉妳辮子。」

亦青心口一噎、望向裴青，他怎會知道？

「我長大了，不會被欺負。」她斬釘截鐵回。

二十六歲的路亦青再不會為一點小事把自己鬧到訓導處罰站，不會在開學第一天就奠定「暴力小青」的基礎。

「記住路爸的話，不要什麼事都用拳頭解決。」裴青苦口婆心。

奇怪，印象中他沒這麼嘮叨啊……

「好。」亦青乖巧回答，當了一輩子叛逆小孩，這次她想嘗試新角色。

裴青幫她選擇靠窗位置坐下，打開自己的書包，從裡面拿出一盒髮夾，細心地將她的辮子一圈圈盤在頭頂固定。

她不喜歡盤髮，感覺像在頭上頂兩個碗公，但今天她坐直配合他的動作。

因為引誘犯罪不道德，那麼長的髮辮在屁股後甩來甩去，誰看見都會手癢，更別說幾個定力不足的小屁孩。

收起髮夾，裴青認真說：「下課不要離開教室，哥來接妳。」

「好，哥再見。」揮揮手，看著他離去的背影，熟悉的感覺、熟悉的安全、熟悉得讓她很開心。

裴青離開後不久，亦青目光轉向在教室前面紮成一堆的周凌學、杜處昇、王杉佑，未來六年，「周處三（杉）害」的名聲和「暴力小青」一樣響亮。

果然，三人眼神交流、取得足夠默契後，一個手橫胸、一個捋腰、一個抬下巴，努力表現出小屁孩的崇高驕傲，朝她走來。

前世今生都一樣，他們挑選她作為第一個挑釁立威的對象。

為什麼？難道因為她看起來很弱雞、很值得欺負？

揚起眉，亦青笑得無比甜美，但她同時握緊拳頭，露出手臂上的肱三頭肌，天真無邪的說：「我哥哥很厲害，他有練武功，喀、喀、喀，三下就能把壞人的手給折斷哦。」

她被自己嬌甜的嗓音驚到加冷筍，但甜美表情未變，肱三頭肌繼續張揚著。

「周處三害」聞言嚇得縮起脖子，嚇得胸肌顫慄，亦青笑得甜上加甜，只是目光很戳人。

說真的，欺負小孩良心會痛，不過報復這種事確實很能夠修補心靈，誰讓「周處三害」是她六年小學生涯的惡夢。

周凌學在一陣顫抖過後，鼓起勇氣走到她桌邊問：「妳哥哥真的很厲害？」

「對啊，他是跆拳道冠軍哦，他有幫警察抓壞人，警察還給他發獎狀。哥哥剛剛說，要是有人欺負我，哥就幫我踢爆他的屁股。」

二十六歲的她練就一身說謊不臉紅的超級本領。

「周處三害」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看見彼此眼底的恐懼之後，決定把路亦青列入不可侵犯禁區。

又是眼神交流，他們決定放棄挑釁，轉身離開。

改變 Chapter one !

亦青捧著小下巴，心想「未來六年，不必花心血記錄三害實戰錄，那她要不要做點什麼？小學六年，她當過俠女、頑劣之徒、資爛生，現在要不要考慮考慮當個……像哥那樣的資優生？」

上課鐘聲響起，童老師走進教室……